

用所賢未免使一人場已也不肖者場主不足
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場主已則必
危矣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
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
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
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
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窮
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
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
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
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塵臣是加知之也
日不加知而使賢者場已則必危而今以加
知矣則雖場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之十六

韓非子卷之十七

勢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地遊霧雲霧霧而龍
地與蟻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
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
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
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
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
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
隸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
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
足以走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地遊霧吾不以龍地
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
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
勢而能乘遊之者龍地之材美之也今雲盛
而蟻弗能乘也霧濛而蝻不能遊也夫有威
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蝻之材薄也
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
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

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
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
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
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
不肖者眾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
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
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
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
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
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四行者南
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
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風
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
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
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藏獲
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
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
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
以刑罰為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
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進

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踵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執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揚去亦速矣夫棄隱枯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使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載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

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載獲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鮑塞也必若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失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違故言行而不執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政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殺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兵發其端未

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非達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非達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為之的設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非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專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集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軀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

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遠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所聞先王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達世過主之患也達過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閭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閭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為不致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貴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鄙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勅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誦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動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

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
 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
 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
 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
 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
 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
 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
 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
 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
 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
 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
 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
 法不動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
 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
 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
 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
 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
 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日斬一首者爵一
 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

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
 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
 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
 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
 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智
 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
 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
 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
 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
 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
 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
 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
 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
 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
 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
 所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
 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
 有失度謹堯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

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
 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
 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禮其主
 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
 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
 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
 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
 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
 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頤衛僑如狐不
 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
 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
 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
 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
 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
 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
 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
 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闕龍達
 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治楚申胥吳子胥此
 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
 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

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鄭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莖孟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疎心日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

師越種干兵王孫頌晉陽成泄齊堅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撓蔽賢良以陰聞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王雖破國殺眾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主明王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

劉烹易牧飯牛之事然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必者以其眾人之口斷之眾之所譽從而悅之眾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身內搆黨與外接卷族以為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且與我者特害之眾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眾歸而民留之以譽盈其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與焉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誑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諉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

君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
 構黨與聚巷族偏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
 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偏堯禹偏舜湯放桀武
 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
 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
 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馬
 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
 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
 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
 次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大
 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愛然舉耳以
 為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攬巷族觀時發事一
 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
 諸侯之權騶易其國隱毅適持私曲上禁君
 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
 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其
 君而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
 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
 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眾傳國最其
 病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

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
 雖節儉勤勞衣布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
 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
 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為長夜數日
 不廢御饗不能飲者以筭灌其口進退不肅
 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
 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饗國
 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
 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
 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
 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
 之聲內不埋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
 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若身以憂民如此
 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
 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
 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
 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
 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虛實賜
 予以移眾者有務朋黨徇智專士以撞逞者
 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

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
 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謀
 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
 當法者不誣敵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
 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
 此聖主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
 疑物以聞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
 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妻廷有
 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
 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
 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
 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
 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
 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
 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
 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
 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
 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

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實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以爲賤實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嚴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說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博慈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襄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敏上畏罪則謂之法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隱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愚少欲寬惡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

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慎仁遠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專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踈險譏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陵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素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露而下莖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目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股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恭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

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既遠諸施願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敏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實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禁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差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而戰聞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拊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

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嚴居
 宮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感下上不禁
 又從而導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
 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
 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
 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
 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
 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
 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
 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事造言作辭以非
 法指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導之是教下不
 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
 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
 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之十七

韓非子卷之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齊六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
 學道立方難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
 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
 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
 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
 殊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
 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
 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
 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撲陋之民也
 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
 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
 戇之民也重命思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
 曰怯懦之民也控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
 少之曰讒諂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
 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
 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
 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
 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譽之世主墜於俗

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
 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
 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
 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德之故不彈痊
 飲藥則身不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
 則交必有怨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
 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柁然男子
 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
 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
 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
 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
 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
 於法禁法禁明者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
 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富則兵強而霸王
 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
 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富能其賞罰無私使